

# 票证缠身

“背脊向天，人皆可食”“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四条腿的除了板凳——广州人什么都敢吃”，这些地道的谚语正是对“食在广州”的最佳诠释。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匮乏，不要说“吃得好”，人们连“吃得饱”都成问题。不过广州人天性乐观，在这种条件下，也没有放弃对美食的追求。而在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广州人爱吃的天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广州的餐饮业一片兴旺。

戴女士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出生的老广州，现在就由她讲述30年“食在广州”的故事，带我们搜寻“食”的集体回忆。



广州市民当年的购糖证。



即使是饼干这一类副食品也需凭票购买。



广州市民当年的购粮证。



鱼票咸鱼票，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可谓“新鲜事物”。(本版票证均为网上图片)

## 70年代

**【关键词】**  
票证  
限量供应  
肥猪肉  
猪油渣煮面豉

改革开放初期，肉、菜、蛋、糖等种类、数量仍然有限，每个人都需要凭票购买，饭桌上的菜式种类十分单一，肥猪肉、猪油渣煮面豉成为当时的美味佳肴。在平日，吃鸡鸭基本是一种奢望，只有过年过节才有机会实现。此外，过年前，很多广州人都喜欢踩单车到当时还是郊区的南海农贸市场购买农副产品。所以，“能吃好”成为很多孩子一年的期待。



何谓“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相信很多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小朋友都只记得沙士汽水和白柠汽水。(网上资料图片)

由于物质匮乏和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商品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限量供给的。无论是粮食还是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证购买。可以说，这是一个“票证缠身”的年代。

而在食品方面，票证就有粮票、搭膳粮票、大米票、油票、猪肉票、牛肉票、鱼票、副食品票、面制品票、豆制品票、糖票、饼干票和咸鱼票等等。当时的肉票、鱼票都是每户按人头一年发放一次，每张票据上都印有可使用的月份。就是说，如果这个月的肉票鱼票都用完了，那么就必须等到下个月才能吃上鱼肉。不过到了春节、国庆，就可以凭特别票证多领取一点食品，让人们在口腹的满足中感受节日的快乐。

### 放学后五姐弟排队买菜

当年，戴女士五兄弟姐妹住在西关的长寿路。每天下午，五个孩子放学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做作业，而是跑到街道排队买菜。因为蔬菜都是限量供应的，一个家庭派越多人去排队

就有可能分得越多的蔬菜。买了菜回家后，孩子们就开始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五妹开始练习小提琴，尽管一开始拉起来像难听的锯木声，全家人也慢慢习惯了；而两个弟弟则到街上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公仔纸。排行老大的戴女士就和大妹帮外婆做饭或者做家务。

等父母下班后，一顿饭已经做好了。虽然每天的菜式几乎都一样：沙葛炒蛋、面豉蒸猪肉和青菜，但是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有时父亲加菜，五个孩子就高兴得像过年一样。虽然加的只不过是肥猪肉，但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珍馐佳肴了。

### 小妹妹装病为了吃面条

当时，面食远比米饭罕有。所以一般情况下，家里都不会煮面条。除非是有孩子生病发烧了，就会煮面条给他吃。天天吃米饭的小孩都渴望吃面条，所以发烧反而成了一种乐事。有一回，五妹发烧两天，每天都能吃上外婆做的面条。因为这样，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羡慕不已。到了第三天，五妹的病已经好了，

可是她为了能多吃一天面条，就装起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躺在床上说自己还是很不舒服。不过，她的小把戏还是被外婆识穿了：“是不是要带你去医生那里打针啊？”一听到这句话，五妹自觉地坐起来：“我觉得应该好了。”

### 广交会期间才有小零食吃

在这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全家大小都盼望着广交会，给家里添点零食。每年两期的广交会，全国各地的货物都会齐聚广州，平时买不到的、买不够的，在广交会都能找到机会弥补。不过，普通市民要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普通人是进不了会场的，所以戴女士家里会让港澳亲戚帮忙入场购买。

每年广交会前，如果有香港的亲戚也去参加，戴女士的父母就会开一张需要选购物品的清单，包括日用品和副食品。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清单就长点，除必需品外再购买些零食，让家里小孩子都高兴一下。

这时候，最受五兄弟姐妹欢迎的首推饼干和糖果。每次亲戚刚从广交会把食物带回来，一下子就被五姐弟抢光，眼明手快的就能抢多点，不然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有一次，小妹妹的一份被哥哥姐姐抢走了，大哭起来。父亲责备哥哥姐姐的没有照顾好妹妹并且不懂谦让，就订下了一条规矩：以后从广交会带回来的饼干和零食，由大姐戴女士平均分配，谁都不能以抢先拿。

兄弟姐妹抢零食，是小孩子的天性，也是当时物质匮乏的一种表现。当时，小朋友可以吃的零食十个指头都可以数完：烤红薯、爆米花、麦芽糖、棉花糖、果丹皮、冰棍、“老鼠屎”和甘草榄。

但是这些零食还不是经常可以吃到，通常只有学校组织去旅行的时候，父亲才会给5分钱零用钱，让孩子自己去买。所以每次出外旅游，孩子们都会把零食拿出来，互相分享。